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八十六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三

月令第六之四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夏小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日在柳淮南

招搖指未火呂氏春秋淮南子作心

正義鄭氏康成曰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

孔疏鶉火午次之號

而斗建未之辰也 高氏誘曰柳南方宿周之分野

孔氏穎達曰六月建未未昧也昧曖于未三統厯

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旦婁八度中六月
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歷
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
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
中

案此謂小暑後三十日也柳南方土宿八星廣十四
度月建未而日在午未與午合也火大火心星也東
方陰宿在天為大辰三星中星高起為帝座左一星

為太子右一星為庶子皆稍卑明堂之位也奎見仲
春唐月令六月節日在東井昏氐中曉東壁中斗建
未位之初六月中日在柳昏尾中曉奎中斗建未位
之中通書小暑日在井十六度大暑日在鬼一度今
時憲書小暑日在井十二度大暑日在井二十七度
古法鶉火初柳九度終張十六度今法初井二十八
度終星六度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

鍾

淮南子作百鍾

正義鄭氏康成曰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

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

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孔疏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

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漢志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

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

班氏固曰林衆鍾種也萬

物成熟種類多也

高氏誘曰林大鍾聚也萬物大

聚又曰林盛也陽始衰而猶盛陰繼起長養萬物

衆聚而成之 韋氏昭曰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于正聲為徵 陳氏祥道曰林鍾建未之律萬物之茂止于此矣故曰林鍾 朱子曰林鍾正律六寸變律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存疑王氏喬桂曰五月當午之中于卦為姤陽之極也陽歸漸損故六月林鍾八寸四分陽尚隆也故止降六分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蟋音悉蟀音率螢釋文作

熒戶局反又呂氏春秋作涼風始至蟋蟀居宇腐草為蜎夏小正五月鳩化為鷹六月鷹始鷖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

小正曰六月鷹始鷖

案本亦作鷖

螢飛蟲螢火也高氏

誘曰夏至後四十六日立秋故曰涼風始至蟋蟀蜻

蛭爾雅謂之蜚陰氣應故居宇鳴以促織秋節將至

故鷹順殺氣自習肄為將搏擊也蜎馬蛭也幽州謂

之秦渠亦曰螢火李氏巡曰螢火夜飛腹下有光

如火故又名即照 孔氏穎達曰蟋蟀蝥也生于土
中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郭以為促織
蔡以為斯螽皆非于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
心腐草得暑濕之氣故為螢不稱化者螢不復為腐
草也 馬氏晞孟曰溫風至天地之仁氣極矣薰然
其和也蟋蟀居壁陰始矣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
習則陰浸長而始驚矣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腐
草為螢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 方氏慤曰效彼為

之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 應氏鏞曰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於辟迎涼風之微也

通論方氏慤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季夏溫風始至也八風坐八方以應八節月令所言特記時而已故略也東風即條風溫風即景風盲風即閭闔風然景風至以夏至而此言於季夏陽饒之意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張氏虔

曰當未上六月位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唐月令屬季秋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者甲類秋乃堅成

孔疏明不獨季夏取案

蛟本鱗蟲言甲者從其多者言之也

周禮曰秋獻龜魚

孔疏獻人職文

又曰凡

取龜用秋時

孔疏龜人職文

此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

秋據周之時似誤

孔疏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于此言記

之者非也蛟言伐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尊之也鼃鼃言

取羞物賤也鼃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漁師為榜人

高氏誘曰漁師掌魚官鼃皮可冒鼓詩鼃鼓鼂鼂

鼃可為羹傳曰鄭靈公不與公子家鼃羹皆不害人

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

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也方氏慤曰命漁師

于季夏欲以盛暑之氣煖其皮甲可耐久也陸氏

佃曰君子退陰而進陽言于此抑殺氣焉

存疑孔氏穎達曰不言是月煩細之事且非止一月所為也

命澤人納材葦

葦于鬼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蒲葦之屬此時柔韌可取作器物也 高氏誘曰澤人掌澤之官 方氏慤曰葦荻之小者可緯以為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

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共音供為于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

孔疏周禮有山虞澤

虞林衡川衡秩芻出于山林

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

孔疏知非諸侯者取芻養牲不可太遠也

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

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

孔疏令田

監大合秩芻

牲以供祀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

虛取也

孔疏民皆蒙福是不虛役民力

方氏慤曰神降而為靈言

神尊之言靈親之天帝山川四方外事故言神宗廟社稷內事故言靈 馬氏晞孟曰四監四郊各以監受其入也百縣甸服之內所使納總鉅結服者也既卜而芻謂之牲將殺而告謂之犧祭祀非獨共也謂民力之普存也民神之主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為民也

存異高氏誘曰周制天子畿內方千里分為百縣有四郡郡各一大夫監之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

大夫受郡至秦始皇兼天下初置三十六郡乃以郡
統縣此四監監四郡之大夫也 徐氏師曾曰此亦
秦制周人郊廟大祭祀不言祈

案周禮惟甸師以薪蒸役事委人供薪芻則秩芻非
虞衡所供鄭云今月令為田蓋甸即田也以為民祈
福言王者之心無不為民耳非必有祈禱之文也徐
說未確高說則又近于誣矣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

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

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貸音二又他得反等給呂氏春秋作等級

正義鄭氏康成曰婦官染人也

孔疏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絲枲染人等

此據染采故知染人

采五色

孔疏未用為采已用為色散文則通

質正也良善也

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孔疏

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周禮司常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是也

孔氏穎達

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

與白謂之章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濕染帛為宜

也此是秦法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石至秋
乃總染五色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
也旗章詩織文鳥章是也 方氏慤曰有所守謂之
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兩相雜貸兩相代五色不及白
以所受者為本也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
子龍衮諸侯黼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王建
大常諸侯建旂所以別旌旗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
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 陸氏佃曰此時纁之既畢

於是命之染采祭義所云遂朱綠玄黃之是也凡質
美則無所用偽用偽則質不良矣 張氏處曰黼黻
文章見於冕服其事為重法古人所創故古人所用
一或差貸則為不衷之服矣黑黃蒼赤泛言五采又
非冕服比質取其質良取其善一有詐偽則邪慝之
物也且不特用之于服也以為旗章而貴賤等給皆
從此定可不謹哉 徐氏師曾曰祭服旗章之等皆
以此別之所以防僭亂也

存疑方氏慤曰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
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 陸氏佃曰婦官若

九嬪世婦

案注以婦官為染人蓋本周官太宰言之陸說未當

案染采乃染絲非染帛也染其絲而以兩色間織之
則為黼黻文章象四隅也以一色專織之則為黑黃
蒼赤象五方也間織則恐其過巧故必以法故而無
或差貸專織則恐其飾美故必以質良而無取詐偽
祭服皆用專色為旗章四正亦用正色四隅則用雜

色為多如東之南則青多於赤南之東則赤多於青也等給當依呂氏作等級方說巧而曲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未堅韌也 高氏誘曰虞人掌山林之官行察也巡視山川禁民不得斬伐 方氏慤曰斬則絕之伐則傷之也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

案毋斬伐順長養也又凡木春夏斬者多蠹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
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
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待呂氏春秋作于時
神農將持功呂氏春

秋作命神
農將巡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可以興土功土將用事氣欲靜
也

孔疏土雖寄王四時而夏火
秋金之間土專用事以相生

大事興徭役以有為

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預驚民也民驚則心動
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于稼穡

孔疏

神農土神也土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神農
若于此時逆令召民民心驚動是妨土神之氣事土

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

孔疏非惟神農

罪之天亦殃罰之

高氏誘曰土功築臺穿池合諸侯造盟

會也不舉兵衆息封疆也大事征伐也無發于時之
令畜聚人功以妨害神農耘耨之事昔炎帝神農能
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
因水潦盛昌命神農於此修行堰畝脩治之功於此
時或舉大事妨害農事天殃之矣 孔氏穎達曰蔡

邕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六月主未未值東井故

水潦盛昌地功由天若動地則致干災害 方氏慤

曰興土功合諸侯興兵動衆皆大事也舉大事則人

不安且并春生而夏養之氣振蕩之矣神農者農之

神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

神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于成是神農將守

其成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

適當之矣 徐氏師曾曰神者天之功用違神則違

天矣

案蔡以神農為炎帝鄭以神農為土神高以神農為農官義皆可通而皆不甚確今細玩其文但謂不可以大事妨農事耳不曰農事而曰神農之事重之故神之天生民而穀以養之稼穡之事非天事乎人君知此則敬民重農皆天鑒之不敢輕用民力以獲罪于天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溽或作辱音同薙他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潤溽謂塗濕也薙謂迫地芟草也

案迫地本俱作迫也非

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

此月大雨流水潦畜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

稼也薙氏掌殺草其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

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孔疏周禮薙氏職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

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注萌耕反其萌芽也夷以鉤鎌迫地芟之也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熟耜以耜測凍土刻之也水火變之先以火焚其草後以浸漬之變此壅地為肥土潤溽膏澤易行

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藥之地

孔疏強是不軟藥是塿闕

高氏

誘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至疆界畔也孔氏穎達

曰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而行五月夏至先芟草暴之至六月合燒之又於所燒田中壅遏蓄水漬之即草根爛死是時日暴水熱沫沸如湯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方氏慤曰土為火所蒸故潤潤則水勝火火反溽焉糞田疇美土疆甚言殺草之利也

陸氏佃曰冀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 吳氏澄

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耕難而其
土磽确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教民乃遷徙行秋令
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
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欽苦代反隼息允反鷙音至又淮南子下有六月官少內其樹梓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春令則辰氣乘之行秋令則戌
氣乘之行冬令則丑氣乘之也未屬與

孔疏易林云震主庚子午

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
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 辰又在巽位

二氣相亂為害故多風遷徙象風轉移物也九月宿

直奎奎為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

登傷于水也女災含妊之類敗也鷹隼蚤鷙得疾厲

之氣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 高氏

誘曰春木性墮落故穀落民病多欬土氣勝也多遷

徙陽布散也高下水潦象金氣也故殺禾稼使不成

熟金干火故多女災生子不育也冬陰閉故風寒不

節鷹隼蚤鷙象冬氣殺戮四界之民畏寇賊之來故
入城郭自保守也 方氏慤曰自下升上曰遷自此
適彼曰徙 張氏處曰夏季穀垂成矣今行春令氣
不足以成之所以鮮而落非衰而落也肺受風故欬
春主發散人情亦然故遷徙水潦金生水也 朱氏
申曰鮮而落生氣過盛也女災陰氣過盛反傷之也
風寒感隆冬之氣也 陳氏澔曰行春令為辰土之
氣所應行秋令為戌土之氣所應行冬令為丑土之

氣所應也

中央土

正義鄭氏康成曰火休而盛德在土也 孔氏穎達

曰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
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
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木配春火配夏秋配金冬
配水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而其位本在未于季夏
之末火金之間故在此陳之土所以在中央者以其

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為萬物之主也 方氏慤曰木

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其序適居中央若周人
兆黃帝于南郊迎土氣于季夏亦以是爾歷于立秋
前言土王用事即其事也 張子曰土固多于四者
然其運行則均同耳寄王之說未安也以易言之八
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在離火兌金之間是以
在季夏之末 彭氏廉夫曰土為木火金水之主無
乎不在三百六十日無日不然亦猶冢宰列六卿中

實為六卿之長無所不統也

案自天而言則地在天中即土也自地而言則木火
金水皆載其上地道之所以承天不可以一方一月
言也自天干而言則戊己居中且在火金之間以遞
相生也自地支而言則辰戌丑未居四方之隅木火
金水無不歸于土此即代終之義而寄王之說所自
起不妨以方舉以日計也五行之說多途要其理原
一致爾

其日戊己

正義鄭氏康成曰戊之言茂也已之言起也日之行
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
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 孔氏穎達
曰律歷志云戊茂己理也豐茂于戊理紀于己 陳
氏祥道曰戊數五己數九同于為土為信 張氏處
曰五行播于四時戊己屬中央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
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 高氏誘曰黃帝少
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軒轅氏死為中央之帝后
土官名共工氏子句龍能平九土死為后土之神
孔氏穎達曰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
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張氏虛曰相傳中央之神
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黃者中央之色也五行獨
土神稱后后君也位居中領四方故稱君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孔氏穎達曰后土為土官而鄭知非句龍者以句龍後轉為社則后土官闕黎則兼之也

案黃帝天土德之帝后土天土氣之神軒轅句龍則人帝人官之配食于此者也

其蟲倮

倮力果反呂氏春秋作螺

正義孔氏穎達曰大戴禮云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朱氏申曰中央則中而信故倮蟲屬焉以其

質順也 吳氏澄曰倮人類也人類之貴於羽毛鱗介猶土之尊于木火金水故以蟲之倮者屬焉

存異鄭氏康成曰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方氏慤曰蛙蟪之屬

案傳曰毛羽之蟲陽氣所生鱗介之蟲陰氣所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倮而為萬物之靈也倮蟲三百六十若雕題交趾比肩奇肱之國皆是若鄭謂虎豹則虎豹乃毛蟲不可謂之倮方氏謂蛙蟪之屬則

又太微而不足為倮蟲之長矣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正義鄭氏康成曰聲始于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俱終于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孔氏穎達曰律厯志五聲始于宮陽數極于九九九相乘故八十一而

數最多聲最尊黃鍾之宮於諸宮最長與中央土聲相應賀瑒云黃鍾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于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欲與四時為互一原從四時之管不別候也蔡氏熊氏以此為黃鍾少宮半黃鍾之律亦用以候氣則六月之律林鍾六寸七月之律夷則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于此候之乎黃鍾之調均則下生林鍾為徵上

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凡十二律各有五聲總之則六十聲也 漢志曰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方綱也 高氏誘曰宮土也位在中央為五音主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大史公云宮動脾而和正聖聞宮聲使人溫舒而廣大 又曰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鍾某思量得不是恁地如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為黃鍾不動十

二絃便挂起應十二月 又曰京房律準乃是先做
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
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底黃鍾
只是散聲又是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
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

案熊氏候氣之說斷非也六月方用六寸之林鍾又
用四寸五分之黃鍾何所適從乎若謂後十八日氣
降而四寸五分不應七月又升而五寸三分也至聲

之所中則九寸者高宮三寸九分者低宮又未嘗不可兼該耳朱子以此為京房律準十三絃中一絃不動之黃鍾是也

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甘香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高氏誘曰五行之數土第五也 馬氏晞孟曰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者

所以養萬物也土主四時而分王故五味以甘為主
五氣以香為主 方氏慤曰土可稼穡故其味甘物
以土化則其氣香甘味之主香氣之主中氣之為用
如此而已 朱氏申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
指成數獨土主生數者土分王四時以成物則不嫌
于不能成也稼穡作甘土之味也稼穡之氣其香始
升故其臭香 彭氏廉夫曰土言生數土為生之本
而君四時且洛書無十取五以為中也甘為五味之

主香亦為五氣之主

其祀中雷祭先心

雷力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

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雷

孔疏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

土為之謂之復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言陶復陶穴也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故雨雷之謂之雷後世開牖象之則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因名室為中雷也

祀之先祭心

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雷之禮設

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

他皆如祀戶之禮 高氏誘曰雷室中之祭祭后土也祭先心火也用所由生也一曰心土自用其藏也孔氏穎達曰土五行之主神在室之中故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雷神也因牖象雷故設主牖南之下而北向

存異張氏處曰心當作腎土所勝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閼

圜于權反閼音宏呂氏春秋作高以揜又淮南子有中宮

御女其兵劍
朝于中宮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

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

孔疏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

故取尊大之名又尚質之義也

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

孔疏易坤為牛又五行傳

思之不膚則有牛禍

器圜者象土周布于四時閱讀如絃謂中

寬象土含物

高氏誘曰南向中央室曰大廟又處

其中央故曰大室

孔氏穎達曰案考工記云周人

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是五室皆二筵

無大小也中央獨稱大者土為五行主尊之故大之
然夏世室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
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
中央大于四室但文不具耳

案此大室四仲皆居之閉其西南北之戶則為青陽
大廟之大室閉其東西北之戶則為明堂大廟之大
室仲秋冬各閉其三戶亦然若季夏則自居明堂右
个不于此矣而屬之此者以中央土屬之也又孔氏

疑中央應大于四室而文不具考蔡邕言大廟方三十六丈丈乃尺字之訛蓋室中二筵而室外前後左右各得一筵以為重檐所覆則其廣四筵而此四筵外又各虛一筵以為大廟之庭與四周之四廟八室相接也

存疑李氏謚曰考工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五室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各居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居其月之辰也鄭康

成乃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交以用事可謂
攻乎異端疑誤後學者矣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每室二筵則五室復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纔有
四尺五寸之堂且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戶之兩頰
纔各七尺全置八尺之斧依且不容矧戶牖之間哉
盛德篇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
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得之戶牖失之九室以論五
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

隅義無所據也且堂之修廣纔六十三尺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一室僅可一丈戶牖于何容之蔡伯喈假其法象因偽飾辭亦可歎矣袁氏翻曰考工明堂同是五室其九室著自戴記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制鄭王亦云周是五室於今不同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乃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不叵異乎晉人穿鑿謂

之一屋更屬不經

辨正朱子曰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
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大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
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
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
之中為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
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立堂大廟北
之東即東之北為立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立

堂左个中為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
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即
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
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
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殿古人制事多用井
田遺意此恐然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夏小正七月漢案
戶初昏織女正東

鄉斗柄縣在下則旦日在
翼淮南子作招搖在申

正義鄭氏康成曰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

孔疏鶉尾已次之號

而斗建申之辰也 高氏誘曰翼南方之宿楚之分

野 孔氏穎達曰秋杼也收也七月建申申堅也律

厯志申堅於申三統厯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

四度中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

六度中旦井初度中元嘉厯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

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

度中旦昴七度中

案此謂立秋後三十日也月建申而日在巳申與巳合也唐月令七月之節日在張昏尾中曉婁中斗建申位之初七月中氣日在張昏箕中曉昴中斗建申位之中通書立秋日在星一度處暑日在張八度今時憲書立秋日在柳七度處暑日在星六度古法鶉尾初張十八度終軫十一度今法初星七度終翼九度

其日庚辛

淮南子上有其位西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
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
秀實新成人因以為日名焉孔氏穎達曰律厯志
改更於庚悉新於辛陳氏祥道曰庚數八辛數七
同於為金為義張氏處曰庚辛屬秋以秋盛德在
金也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蓐音辱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

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
為金官 孔氏穎達曰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左
傳蔡墨云少皞氏之子該又云該為蓐收是為金神
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 張
氏處曰相傳西方之神少皞乘兌執矩而司秋元氣
廣大謂之皞春為大皞則秋為少皞
存疑高氏誘曰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

案左傳鄭子云我祖少昊摯之立也是少昊名摯

又案少皞天金德之帝蓐收天金氣之神金天與該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

其蟲毛

正義戴氏德曰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 鄭氏康成曰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朱氏申曰秋則右而義毛蟲屬焉以其力强也 吳氏澄曰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七宿有虎之象故凡物之毛者皆屬金 盧氏翰曰西方白虎七宿金屬其

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

其音商律中夷則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分徵音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
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

樂記云商亂則陂其臣壞

孔疏徵數五十四三分之
為十八者三又益一十八

得七十二數
次多故次濁

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

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分寸之

四百五十一

孔疏大呂長八寸不及半三分之為周
二十八有零者三去其一得此數

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

孔疏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

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忒

高氏誘曰太陽氣衰太陰氣發萬

物肅然應法成性故曰夷則 班氏固曰夷傷也萬

物始傷被刑法也 漢志曰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

也商為金聲金稍重其數稍多故為臣則法也陽氣

正法度而傷使陰氣當傷之物也 韋氏昭曰九月

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夷平則法也萬物既

成可法則也 歐陽氏修曰商傷也物過老而悲傷

夷僂也物過盛而當殺 陳氏祥道曰夷則建申之
律人至申而氣夷物至申而有成 朱子曰管子云
凡聽商如離羣羊大史公云商動肺而和正義聞商
聲使人方正而好義又云夷則之律長五寸五分五
釐一毫

存疑王氏喬桂曰自是而後已向於秋矣故夷則長
七寸五分自林鍾降九分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

其數九下唐月令
有其性義其事言

正義鄭氏康成曰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亦舉成

數也辛腥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孔疏易地四生金於

西天九成金於西但言九以成為功也皇氏云金數四得土五而成故九秋味辛臭腥者金之氣味金在氣則腥在口則辛也孔氏穎達曰金所以在西者西方半陰

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

馬氏晞孟曰秋以陰中生金金之形成而從草從

草作辛故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為腥故臭腥方

氏慤曰腥陰臭也秋為陰中故其臭腥

其祀門祭先肝

正義鄭氏康成曰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
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臟值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
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
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高氏誘曰孟
秋始內由門而入故祀門肝木也祭先之用其所勝
孔氏穎達曰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故秋為陰
中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故春為陽中然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五臟肺最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中脾不當中而鄭云秋為陰中於臟值肝春為陽中於臟值脾者由秋不得繼夏隔於土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 張氏處曰

塞向墜戶至春而出戶祀其出也萬寶告成至秋而入門祀其入也人自右手以命脉為主於是為脾為肺乃入左手為心為肝為腎而春脾夏肺中央心秋肝冬腎之祭定矣 黃氏震曰肝屬木金克木故祭

先肝以養金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夏小正有莠藿葦狸

子肇肆湟潦生葦爽死葦莠時有零雨灌荼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蜩也

孔疏

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方氏曰黑而赤者謂之蜩

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

也

孔疏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

高氏誘曰涼風坤卦之風為損

降也寒蟬得寒氣鼓翼而鳴是月鷹摯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方氏慤曰涼未至於

寒也特為寒之微而已春露生秋露殺以殺故言白以白為金之正也戮蓋殺之也 馬氏晞孟曰涼風

至則天地之仁氣散

案散疑當作斂

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

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祭鳥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鷹至不仁猶祭然後食而沉於人乎 陸氏佃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也 彭氏廉夫曰涼風八風之一西南風也 盧氏翰曰涼薄也寒也

未至於寒特為寒之漸爾嚴凝之始也陰生於午而
嚴凝之氣及申方始陰極於亥而嚴凝之氣至丑方
終主秋冬而以收藏為事也天地之氣陽盛則散為
雨露陰盛則凝為霜雪白露露感秋金而變色猶未
凝也 張氏處曰鷹祭與豺獺祭小異祭時猶生祭
後始殺之故云用始行戮

存異陳氏澔曰用始行戮順時令也

辨正徐氏師曾曰此記時候不言政事陳說非也

案夏小正傳曰寒蟬者蜩螗也蟬啞蟬也青赤色與仲夏之蟬異種前此瘖啞此時得風露乃鳴蓋陰類也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駱音洛淮南子有西宮御女撞白鐘其兵戈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草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鬣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

高氏誘曰總章向西堂西方總成萬物章明之也

左个南頭室也白順金也廉利也象金斷割深象陰
閉藏也張氏處曰秋為白藏不言白而言章赤白
為章白在其中矣四時惟秋繼夏為尅我赤白不相
離故以總章名秋所居此當申上七月之位也秋所
乘路宜尚白而言戎路以用言之若詩元戎小戎重
兵也但兵車輓之以草而漆之無他飾此飾以白耳
麻木穀金玉之時恐其或過取物之竊我者以殺之

犬金畜金王之時恐其或悖取物之同類者以調之
食得其調則疾不生亦所以安性古人之食惟取其
宜而已不以珍異進也廉稜也以春對觀圜則深廣
廉則方嚴達則顯深則隱

案麻木穀而位西方秋食之從其方也犬艮畜艮陰
盛於下而陽日消亦秋之象器外廉象秋之嚴內深
象陰之斂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高氏誘曰迎秋於西九里之郊金氣用事治兵討罪非帥不整非武不威故賞軍帥武人於朝與衆共之也 徐氏師曾曰賞帥武人順時令將振武也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

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將好惡
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問其罪窮
治之順猶服也方氏慤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
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選士則人無不能
厲兵則器無不利簡之則無不擇練之則無不熟然
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必任有功而或
置疑貳於其間則知者不能盡其謀能者不能竭其
力故任之又欲其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

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

戮其人征不義言其道詰誅暴慢言其事義人所好

不義人所惡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違

矣 朱氏申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

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

下大夫

案周禮夏官文

董氏應暘曰命將所以征不義傑

俊即士詰誅即征暴慢即不義也明所惡即以見所

好順聲教四訖之意 徐氏師曾曰士言其人兵言

其器簡擇士中之俊桀者而以兵器練習之如此則
兵可用矣於是任有功之將以征不義之國不置疑
不中制而暴慢之不義者或問其罪或戮其人此非
窮兵黷武正以明吾所好在義所惡在不義耳夫所
好明則人知慕義而來所惡明則彼知畏威而化乃
順彼遠方之道也

通論劉氏恕曰天地方以義正萬民而可令不義之
人橫行天下乎則用兵以征不義扶生人之義理即

助天地之義氣也 彭氏廉夫曰此說雖善然亦以
天地肅殺之義著此令耳非拘泥以為出師必此時
也觀者無以辭害意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
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句決獄訟必端平戮
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繕市戰反搏音博創
平聲折音舌舊音哲

非審斷之斷音段嚴斷之
斷音鍛舊以斷決為句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秋氣政尚嚴也理治獄官有虞

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正也肅嚴急之言也羸猶解也 蔡氏邕曰皮曰傷

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絕曰斷 陸氏佃曰傷瞻之

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非直以傷創折斷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療之而愈則罪又有末減者矣 方氏慤曰法制古所有故曰修囹圄禁人之地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以戮之執以拘之

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先命有司以修
法制非理之所專故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理如此用
心之仁可知矣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
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則有餘而羸陰道常乏則不
足而縮為此者天地而君實輔相之故曰天地始肅
不可以羸 朱氏申曰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羸也
張氏處曰此章反覆用刑之道謂秋主肅殺天之
道不可以不順然天道好生聖人之刑將以教民非

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 徐氏師曾曰
用刑而致有傷創折斷所以致其義恤刑而命瞻察
視審所以致其仁

存異方氏慤曰審斷決故獄訟必端平 張氏虞曰
斷決囚欲如片言折獄然不可不審 徐氏師曾曰
天地始肅當因時致刑不可使陽道常羸

案注疏於審斷句無訓蔡氏以審斷為句吳氏纂言
從之方氏以審斷決為句陳氏集說從之而按之文

義蔡氏為確不可以羸羸字鄭訓解高訓驕謂有罪之人不可解縱徐謂陽道不可使太過方謂陰道不可使有餘則方氏為長又傷創折斷陸氏以民之相鬪言徐氏以官之用刑言則二說可兼蓋既傷創折斷皆所當恤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唐月令是月也下有築場圃三

字

正義高氏誘曰先薦寢廟不忘親也 孔氏穎達曰

不云牲記文畧也 方氏慤曰穀謂稷也孟夏之麥
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獨於稷言穀以稷為五穀
之長也稼穡之官謂之后稷土穀之神謂之社稷皆
以此爾

存疑鄭氏康成曰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朱氏申曰
不言所配以萬物新成不可偏主一物也

案鄭氏不知此穀之專指稷而以為黍稷之屬反疑
前此之薦黍為舊黍則麻與稻皆穀也可指為舊麻

舊稻乎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護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

牆補城郭

坏音培

正義鄭氏康成曰收斂物順秋氣也備備八月也以
八月宿值畢畢好雨也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皆象
秋收斂物當藏也 高氏誘曰坏猶培也 方氏慤
曰隄防大故欲完壅塞小故欲謹凡以備水潦而已
張氏處曰宮室當脩垣牆當坏城郭當補此治國

之常經蓋治國猶治家也藩籬衰敗則盜生心棟宇傾欹則人肆侮國體所係豈止禦災捍患已哉

通論方氏慤曰陽為出故春主發散陰為入故秋主收斂天之示人有收斂之道人之奉天即有收斂之事應氏鏞曰夏氣舒發則修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完而謹之蓋水在天地間最為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秋潦則可隄矣一通一障其為民禦患一也胡氏銓

曰春秋城築皆取定星中此非土功時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使去聲

正義高氏誘曰封侯裂土封之大官上公九命割地
以地賜人大幣金帛之幣大使使命也方金氣之收
藏所以皆不宜行 張氏慮曰封諸侯始建國者割
地則有功而加地也 又曰雖與祭統不合然亦不
相悖也 方氏慤曰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藏於

府庫而以賜人故言出皆非收斂之事故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失其義矣 孔氏穎達曰鄭云母封侯割地為失義則母立大官行大使出大幣為得禮 陸氏佃曰言以著封割雖封割可也特母以是月務行之耳 陳氏澂曰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故言如此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淮南子下有七月官庫其樹棟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冬令則亥氣乘之行春令則寅氣乘之行夏令則巳氣乘之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

稻蟹之屬

孔疏越語王孫雄曰今吳稻蟹不遺種謂蟹食稻也

戎兵十月宿直

營室營室主武事旱雲雨以風除也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也瘧疾寒熱所為者今月令瘧作厲高

氏誘曰冬水王故陰氣大勝介蟲冬玄武之屬金水
相并則戎兵來侵春陽亢燥故旱是月涼風用事而
春燠乘之故穀更生而不實夏火王故多火災金寒
火熱金火相干故不節而使民病瘡 朱氏申曰戎
兵乃來陰氣大勝而主殺也以三陰之時行三陽之
令故陽氣復還以秋成之時行春生之令故五穀無
實熱極生寒故不節 陳氏澔曰行冬令為亥水之
氣所泄行春令為寅木之氣所損行夏令為巳火之

氣所克也

通論張氏處曰陽氣復還宜萬物之所喜而反不能成實則出之無時非徒無益也黃氏曰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宜素問曰夏傷暑其病在秋為痲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為咳嗽此自養之失行夏令民多瘧疾此感時之邪先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為之疾瘍之醫所以養萬民之疾為之禮義

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又為之膳膏齊和使嘗放
焉所以維持其五臟六腑仁民之政也

案三陰之時行六陰之令則陰大勝矣兵戎亥中北
落師門主非常兵寇也陰中之時行陽中之令則陽
亢矣故旱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三

南漢書
金鑑
對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張映杓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八十七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四

月令第六之五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觜音茲觿音攜夏小正有辰則

參中則旦日在角淮南子作招搖指酉

正義鄭氏康成曰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

孔疏壽星辰次之號

而斗建酉之辰也 高氏誘曰角東方宿鄭之分野

孔氏穎達曰八月建酉酉留也律歷志云留執於

酉三統歷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
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旦井
二十一度中元嘉歷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
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
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案此謂白露後三十日也月建酉而日在辰酉與辰
合也觜觿西方火宿三星如榮其度最狹漢魏猶二
度至明止半度今時憲書乃十度者蓋觜在上參在

下二星同體古法先觜後參則以觜度屬參今參足
更展觜已無度而二十八宿不可缺其一故先參後
觜則以參度屬觜其實一也唐月令作八月之節日
在翼昏南斗中曉畢中斗建酉位之初八月中氣日
在軫昏南斗中曉東井中斗建酉位之中通書白露
日在翼五度秋分日在軫一度今時憲書白露日在
張十二度秋分日在翼九度壽星古法初軫十二度
終氐四度今法初翼十一度終角九度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

正義鄭氏康成曰南呂者太簇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

曰南呂者贊陽秀物

孔疏贊佐也陰佐陽秀成物也

漢志南任也

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班氏固曰陽猶任事

陰故拒之 韋氏昭曰八月南呂坤六二也管長五

寸三分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不榮而實曰秀 高氏

誘曰陽氣內藏陰呂於陽任其成功也 陳氏祥道

曰南呂酉律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西
所以成南而行耳 朱子曰南呂正律五寸三分變
律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零一初六杪

存疑王氏喬桂曰南呂長六寸六分自夷則降九分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盲亡庚反夏小正
有鹿人從駕為鼠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

孔疏皇
氏云秦

人謂疾風為盲風

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

以中國為居

孔疏玄鳥不為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禩為候且仲春時候非一也玄鳥之蟄不

遠在四夷但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所常見也

羞謂所食也

孔疏若食之珍羞相似

夏

小正曰丹鳥羞白鳥傳曰丹鳥者謂丹良也

皇氏曰丹良是

螢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

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孔疏是蟲乃謂之鳥者重其所養之物不

盡食之故蟲而謂之鳥以上皆小正文

二者文異未知孰是

高氏誘

曰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南過周雒之彭蠡燕春分

而來秋分而去歸於蟄所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

方氏慤曰盲者閉暗之稱酉闔戶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閭闔玄鳥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 陸氏

佃曰鴻鴈何不言南鄉非其居也羣鳥丹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存疑高氏誘曰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毛羽以禦寒也故曰羣鳥養羞 方氏慤曰羞謂所美之食養之

所以備冬藏也 項氏安世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
成人始取之以為養羞如雉鷄鶉鳩鴈鶩今人皆至
秋食之

案羣鳥養羞夏小正作丹鳥羞白鳥陸氏所謂先養
之後羞之養之者仁羞之者義正謂此也陳氏集說
亦主方氏若如高說當云羣鳥養羽羞字之訓未明
如項說當云羞以羣鳥與以犬嘗麻相次矣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張氏

處曰當酉上八月位也

案總章兼祀五帝則祀金德之帝於此故亦謂之大
廟其不言堂班布時政則八月涖之若大朝諸侯則
必南面於明堂也居亦於大廟之大室開其西閉其
東南北之戶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高氏誘曰

陰氣發老年衰故共養之授其几杖賦行糜粥飲食
之事周禮大羅氏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共
老人之杖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餐是也

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為養
老之具養老有祝鯁祝噎正宜如此 方氏慤曰几
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授特授之行徧行之也
几杖之禮為重非庶人之老可與故與糜粥言行焉

彭氏廉夫曰凡以安其體杖以助其力糜粥所以
滋養也

通論方氏慤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養陽非無
食養陰非無飲特各有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張氏

處曰養老古之盛禮也若衰老之人則其禮不同矣
然授以几杖與致仕者同則其禮亦不薄為之糜粥
憫其不能食也此與祝鯁祝噎之意同正未可輕視
也

存疑徐氏師曾曰杖以賜國老非庶人之老可與故特言授

案此養衰老與養老禮不同養老是大禮此是通行之令彭氏謂養老於學有國常禮於是月申令之非也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安見庶人之老不可杖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安見庶人之老不可授杖乎徐說亦非也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

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淮南子作文繡有恆衣服有量冠帶有常必循其故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繡謂祭服文畫也祭服之制畫

衣而繡裳

孔疏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衣會而裳繡也畫色

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衣服則謂朝燕及他服

孔疏戰伐田獵

等之

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

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高氏誘曰司

服主衣服之官將飭正命服故命之也上曰衣下曰

裳五色備謂之繡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凡兵事韋

弁服視朝皮弁服冠服者素幘也 孔氏穎達曰飭

正也具飭備具正理祭服裳繡而衣畫朝燕等之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循故法也

存異方氏慤曰青赤為文赤白為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裳之制大至袞冕之九章小至玄冕之一章衣在上而長裳在下而短變裳曰服見必服乎其事焉正言冠帶以男子重首婦人重要亦男女之異尚也 胡氏銓曰鄭以

具飭衣裳文繡有恆為祭服者以禹致美黻冕也以衣服有量為朝燕服者以禹惡衣服也 黃氏震曰小大長短皆主衣裳言之禮服也衣服則主燕服及他服言之

案具飭衣裳句提其綱下詳其目具飭者朝祭燕私之服無不飭正之也衣裳以命服為重故先舉文繡至於小大若裕之可以運肘長短若短毋見膚長無被土其制度當各隨其人以為量無定數而有定式

當必循其故也詩以其帶伊絲其弁伊騏明君子用心之一所謂有常也若子臧之鵠冠子玉之瓊弁則非常矣人之變常棄禮每於衣服見端倪具飭而正之亦辨上下定民志之一事也時將授衣亦以順秋令明肅之義鄭氏訓文為繪得之方以青赤合為文與言冠帶以別男女皆鑿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

受其殃

當去聲撓女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高氏誘曰

有司理官刑非一故言百軍刑斬獄刑殺人命至重
故必當凌弱為枉違強為撓反還殃咎也 孔氏穎

達曰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
乃重是其不當也 方氏慤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

至此又申之酉為陰中故申命止於是月斬者必殺
殺者不必斬必當慮其及無辜也大辟尤人所重故
特申之斬殺不當則以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

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矣
徐氏師曾曰反受其殃言殃在有司也

餘論張氏處曰呂刑一書反覆用刑之道謂苗民殺
僂無辜上帝降咎乃絕厥世反受其咎信不誣也夫
人臣任用刑之責以枉撓受殃固其自取惟國家以
若人掌刑使一婦銜冤三年大旱一夫茹苦六月隕
霜怨恨所鍾乖氣成象至於促國之脉銷國之福殃
在一人而并毒流四海掌刑之責可輕付哉

案抑彼聽我曰枉屈已就彼曰撓考工記惟輶直且
無撓也高注凌弱違強於義甚明蓋於弱者而但據
法以斷不得其情則彼必受枉矣於強者而遂屈法
以就不正其理則我之法撓矣方謂枉在上不直撓
在下不申黃謂枉以直為曲撓以是為非於枉字可
通而撓字不甚明確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
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

饗行中當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

太宰祝太祝主祭祀之官

孔疏周禮大宰職納亨贊王牲事

養牛羊

曰芻犬豕曰豢

孔疏食草曰芻食穀曰豢

五者謂所視所按所瞻

所察所量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

不饗也

王氏肅曰純色曰犧體完曰全

高氏誘

曰養祭祀之犧牲繫於牢芻之三月祝大祝以騂牲
事神祈福祥也循行犧牲視其全具恐毀傷也案所

芻豢察其肥瘠恐失養也 孔氏穎達曰物色騂黝

之別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
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如五方各異其色是
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類也大謂牛羊豕成牲者
小謂羔豚之屬長短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
角握之屬上帝天也 方氏慤曰季夏之養牲蓋授
充人而芻之也至此特命宰祝循行之而已全者純
而不雜若毀事用騂非全也具者完而無傷若麇鼠

食郊牛角非具也物色毛物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吳氏澄曰一全具二肥瘠三比類四小大五長短五者皆中其度是謂備當 徐氏師曾曰季秋將饗帝故豫命宰祝循行之

存異高氏誘曰宰於周為充人掌養牲 方氏慤曰宰以宰牲為事者芻者豢之物豢者芻之事

案養牲者充人之事此又命宰祝循行之重其事也高謂宰即充人非是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豈

有以宰牲為事者而命循牲哉方說尤非也芻豢說亦不的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難儺同呂氏春秋難下有禦佐疾三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難難陽氣也

孔疏季冬及季春皆難陰氣恐此亦

難陰氣故云難陽氣

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

孔疏秋涼之後陽氣應退

當涼反熱故亦害人

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亦

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

孔疏季春陰氣

右行日在昴畢此月陽氣左行斗建昴畢

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

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

疫

孔疏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引明
堂禮磔攘則此亦磔攘文不具耳

高氏誘曰

通達秋氣使不壅閉也 成氏伯璵曰天子難陽氣

諸侯不得難陽氣避天子也 吳氏澄曰難以消去

殘暑煩鬱之氣而達秋月清涼之氣於民間 陳氏

澔曰暑氣退則秋之涼氣通故曰以達秋氣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季冬稱大難貴賤皆為也十一月

陽氣至虛危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虛危而難者十

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氣相競十二月亦陽初起而陰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為難也六月宿值柳鬼亦不難以陰至微未能與陽相競也其磔之牲大難用牛餘以羊犬及雞 成氏伯璵曰方

相氏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厲疫之氣於宮中襍送之義也天以氣化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時為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難者貴賤至於邑里皆行之國難但於國城中行耳季春日在昴畢仲秋

斗建昴畢俱當大陵有積尸之氣季冬日在虛危又有墳墓之星天之道曰陰陽相沴則淫厲憑之而出助天行虐也 張氏慮曰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夫邪之得以干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故難曰以畢春氣令春氣使畢出也秋氣告成有不正干之則氣必抑塞故難曰以達秋氣令秋氣得以行也夏不難陽氣極盛邪氣自消不待難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季春云國難惟天子諸侯有之此云天子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張氏處曰至冬大難則磔牲秋則不磔蓋達秋氣有輔相裁成之意焉惟天子能之不假有所磔也

案仲秋四陰之月秋氣漸達而當涼反暑則亢陽不正之氣從而撓之達者亦塞矣聖人扶陽抑陰而鄭以讎為逐陽氣者蓋逐陽氣之不正者耳不正之氣

既逐則秋氣無所撓所謂達之者如此孔氏乃以陽
為君道言之是誤以此陽為正氣也夫陽之正氣而
顧可逐乎不若成氏避天子說為確 又案季春季
冬俱言磔此獨不言磔故張說如此但注疏本王居
明堂禮言不為無據也姑存張說以備一義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麻始熟也 高氏誘曰犬金畜也
麻始熟故嘗之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

竇音豆窖音教呂氏

春秋作窳
囷丘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地隋曰竇

方曰窖

孔疏似圓非圓
似方非方曰隋

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畢

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

孔疏此時耘鋤既了
乘時入室以避陰災

然未盡成熟尚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
後又入室避寒詩曰入此室處是也

高氏誘曰

穿窳以盛穀也仲秋大內穀故修囷倉圓曰囷方曰

倉方氏慤曰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戶之月

言之 朱氏申曰城郭崇土為之故曰築都邑畫地
為之故曰建 吳氏澄曰築城郭建都邑以居民也
穿竇窖脩囷倉以藏物也 徐氏師曾曰農事畢故
可以興土功城郭都邑功之作於上者竇窖囷倉功
之作於下者

通論董氏應暘曰左傳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
畢則冬至以前皆土功之時也孫氏謂此仲秋築城
郭建都邑是秦法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

趣音促積子賜反
畜菜呂氏春秋淮

南子皆
作畜采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為禦冬之備也

高氏誘曰有

司於周禮為場人方氏慤曰趣民急趣之也孟秋

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其物既成而

收斂不可緩故趣之焉又曰詩言我有旨蓄亦以

禦冬不特菜而已吳氏澄曰言菜之外它物皆當

積聚而蓄之以備禦冬也

乃勸種麥母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夏小正樹麥在九月

正義鄭氏康成曰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

孔疏前年

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穀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缺短是其乏也麥此時熟乃接續其絕乏黍稷百穀不言勸麥獨言勸是尤重之也 高氏誘曰罪罰也 孔氏穎達

曰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

方氏慤曰麥以秋稼至夏乃穡其牟利遲慮民情而不種故勸之

案南麥多種於仲冬北麥且有種於仲春者不惟秋

也然惟秋種者得四時之氣為全故食之最有益北
麥秋種者至冬盡萎而根力已厚其收視春種者倍
之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

衰水始涸

坏步回反
涸户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

内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

八月中雨氣未止

孔疏八月宿值昴畢畢
主雨故云雨氣未止

而曰水竭

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

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孔疏引周語以下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

辰

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

孔疏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東方

天根亢氐之間寒露後五日天根朝見

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

以利農也

孔疏農既收便其運轉

高氏誘曰是月秋分晝夜

漏各五十刻雷始收藏其聲不震孔氏穎達曰雷

是陽氣主於動十一月其卦名復是雷動地中也時

氣尚溫蟲猶須出入但益戶使小十月寒甚乃盡閉

之方氏慤曰陰主殺陽主生浸若水之浸言與日
加益陰之夷物至此而酷也陽盛於夏至此而衰矣
朱氏申曰雷發聲於陽中之時故收聲於陰中之
時蟄蟲啟戶於雷發聲之時故坏戶於雷收聲之時
陳氏澔曰水本氣之所為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
返故涸彭氏廉夫曰陰氣吸故水涸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正義方氏慤曰鈞三十斤石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

內實故謂之石 吳氏澄曰度量權衡總言之下二句分言之鈞石五權之二斗角五量之二舉二而他可知正之角之所以同之平之也

通論張氏慮曰霜降水涸天地閒肅肅乎嚴矣度量權衡亦以此時而一其制聖人所為一道德而同風俗乃自器用始也舜講於朝守之日而月令於春秋分後世之政治又詳於古矣周禮質人同其度量一其淳制犯禁有罰其所以重之則一也漢志律度量

皆用銅謂銅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未知舜亦用銅否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易去聲匱其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高氏誘曰易關市不

征稅也市賤鬻貴曰商旅者行旅也以所有易所無民得其求是便也上無乏用所求得也遂成也孔

氏穎達曰易輕其賦稅不為節礙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以此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供上下豐足故百事成也方氏慤曰入以為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貨賄以時而納待時而出出納皆以便民耳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財貨賄之總名財以待用用

以作事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為大傳曰財用足故百
志成正謂是矣 朱氏申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
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貨謂化之以為利
賄謂有之以為利凡此皆以便民事也 彭氏廉夫
曰上下兼足皆由關市寬征以總結上文

餘論張氏慮曰仲夏關市毋索矣至秋則萬寶告成
焉先王之制關譏而不征市廛而不稅此來商旅之
至要其道未嘗不易此商旅所以願藏於王之市願

出於王之塗也夫四方之集遠方之至豈有以號召之哉成周之時司關司市設官分職無非為民也以此理財財若無由而足而君有餘財民有餘力其道乃自易中得之後世設關則為暴於市則罔利豈知易之義哉

存疑方氏慤曰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修矣

案本文止言商旅耳下半乃極言易關市之效未嘗

別言諸侯之職貢也分為二事非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
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
以於中為之戒焉 高氏誘曰數天道時天時類事
類順其事類不干逆也 孔氏穎達曰興舉大事毋
逆天之大數必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
煩亂妄為 方氏慤曰凡物有數皆出陽而入陰所

謂大數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可逆此
哉數之所運而為時時之所從而為類時方來故欲
順之而無違類有守故欲因之而無變然順之而或
苟猶失時也故曰必因之而或妄猶非類也故曰慎
此亦四時所同以當闔戶尤不宜妄舉故申戒之
通論張氏處曰季夏戒之言舉大事之殃仲秋教之
言舉大事之道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

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

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復扶又反數音朔淮南子下有八月官尉其樹柘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春令則卯氣乘之行夏令則午

氣乘之行冬令則子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為大

火故雨不降草木生榮應陽動也有恐以火訛相驚

也

孔疏仲秋為金金尅春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不能為害故但以訛言相驚也

北風殺

物故災先猶蚤也冬主閉藏故蚤收聲草木蚤死寒

氣勝也 高氏誘曰秋陽而行溫仁之令故雨不降

尚生育故草木榮金木相干有兵象故民大恐行夏令夏氣盛陽故旱使蟄伏之蟲不潛藏而五穀萌生也於洪範為恆燠之徵冬氣寒猛故風災數發收藏之雷先動行未當故曰先也 方氏慤曰春雨生物秋雨成物雨非不降所降非成物之雨故草木不枯而榮也國有恐少陽之所動也國有旱陽亢故也蟲不藏陰欲執之而不勝也五穀復生盛陽作故也風災數起以非時動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

先行則愆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張氏
處曰雨不降則無以助陰氣之肅所以草木榮國之
有恐殺氣不行人有玩心也蟲當藏而不藏穀不當
生而生皆非正也雷已收聲謂之收雷先行者非時
而發也草木未當死而死亦失正也 陳氏澔曰行
春令為卯木之氣所仇行夏令為午火之氣所克行
冬令為子水之氣所泄也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夏小正九月內火日
在房淮南子作招搖

戌指

正義鄭氏康成曰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

孔疏大火卯次之號

而斗建戌之辰 高氏誘曰房東方宿宋之分野

孔氏穎達曰九月建戌戌畢也畢入於戌三統歷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旦張十八度中元嘉歷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二度中

案此謂寒露後三十日也房東方陽宿四星直下微
曲廣六度月建成而日在卯戌與卯合也虛北方陽
宿二星正直廣九度唐月令作九月之節日在角昏
牽牛中曉東井中斗建成位之初九月中氣日在氐
昏須女中曉柳中斗建成位之中通書寒露日在軫
十六度霜降日在角十度今時憲書寒露日在軫七
度霜降日在角九度大火古法初氐五度終尾九度
今法初亢初度終房初度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

射

射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八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詰

人之令德示民軌儀

孔疏詰人謂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鉅穫而收藏之

漢志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畢剝落之終而復

始亡厭已也

班氏固曰射終也言萬物隨陽以終

復隨陰以始無厭射也 陳氏祥道曰無射建成之

律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 朱子

曰無射長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存疑韋氏昭曰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
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徧布前哲
之令德使民道法也 高氏誘曰射出也陰氣大升
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著見者也 王氏
喬桂曰無射五寸七分自南呂降九分

案曰無射者九月之卦為剝剝窮上反下無有厭斲
上陽甫終下陽即始所謂不遠復也一陽在上為喆
人其下五陰仰而戴之故曰喆人之令德示民軌儀
所謂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古蛤

答反鞠菊同華花同夏小正作遘鴻鴈爵入於海為
蛤榮菊樹麥又有陟玄鳥螯熊羆貉鼯鼪則穴豺

祭獸夏小

正在十月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

也

孔疏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此留止未去猶賓客之暫留

大水海也

孔疏國語云雀

入於海為蛤

戮猶殺也

孔疏戮直殺之不以祭也後得者皆殺而不祭言禽獸互文耳

高氏誘曰候時之鴈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八月來者

其父母也其子羽翼穉弱未能及之故於是月而過

商雉 方氏慤曰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故特

言有又獨言其色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也

豺所祭之獸惟可狩而獲者爾其餘凡可禽而獲者

皆戮之 陸氏佃曰來賓言寓中國如賓客也曰黃
華以黃為美也祭言獸以大者祭也 張氏處曰來
賓言來而得所如賓之授館也草木彫零而鞠始茂
盛物皆黃而落鞠獨黃而華記異也豺性貪祭獸知
有先矣以為未足又用禽而戮之戒貪也 朱氏申
曰爵入大水為蛤亦飛物化為潛物也 彭氏廉夫
曰獸言其大禽言其小 陳氏澔曰鴈以仲秋先至
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如先登者為主人從之以

登者為客也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攷工記天下之大獸五鱗羽皆在內是禽亦可言獸也

存異高氏誘曰賓爵老雀也棲息於人房戶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

案鴈非中國之鳥也月令紀鴈為詳以生於陰而能從陽非中國而知有中國故重之重之故詳之十二月鴈北鄉則七月鴈南鄉可知鄉之未啟行也正月

鴻鴈歸啟行未至北也八月鴻鴈來啟行未至南也
九月則若賓之至矣九月來賓則三月至其鄉可知
而詳於南其所見也畧於北其所不見也於北曰鄉
曰歸鄉其鄉歸其鄉也於南曰來曰來賓客之也以
鴈固非中國之鳥也爵亦號嘉賓高氏賓爵之訓不
為無據而春秋孟仲皆言鴻鴈來則詞複不若來賓
之義正也爵不言化蛤不復為爵與鷹鳩之相復異
也蛤無陰陽牝牡而能生珠一於陰也一於陰者須

陽化也雉化蜃亦陽化陰而蜃五百年而化蛟蛟五
百年而為龍陰老復化陽也祭仁者之事也豺獾鷹
不仁之物也其皆言祭貴仁也獾言祭不言戮春生
仁也仁不忍言殺也秋殺義也戮於是始可用也於
鷹言戮猶不言禽豺乃明言戮禽於殺不忍遽盡其
辭也其曰乃如不得已之辭也大曰獸小曰禽戮言
禽終不忍盡其辭焉爾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

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張氏處

曰當戌上九月位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

藏無有宣出

內納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申重也內謂收斂入之會猶聚也

高氏誘曰秋季物成故務入也會合也 孔氏穎

達曰會猶趣也言人心皆趣向天地所藏之事以物

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
馬氏晞孟曰申嚴號令天地方肅欲其聽命悉也
陳氏澔曰專務收斂諸物於內以合天地閉藏之
令也宣出則悖時矣

通論方氏慤曰藏冬事也內以會之則存乎秋矣不
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
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
順陰陽之理而已 張氏處曰天地之氣有發亦有

藏人豈能自異於天地哉藏則不復宣出矣會猶參
也人之一身與天地並頃刻之中或呼或吸皆有陰
陽一日之中或作或息必須晝夜則一歲之中或出
或內豈能離春秋之舒慘乎

案申至於再也嚴在必行也號令由百官以布貴賤
則自上而下盡乎人也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祇敬必飭

正義鄭氏康成曰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

之簿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重粢

盛之委也

孔疏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之於神倉

祗亦敬也

孔疏

恆以祗敬為心不有怠慢也

高氏誘曰豕宰於周禮為天官主

治萬事故命之飭正也不有傾邪

孔氏穎達曰帝

籍供上帝之籍田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以其供

神之物故曰神倉當敬而又敬必使飭正 方氏慤

曰仲秋趣民收斂猶未備也至於備收然後五穀可

舉其多少之總數將以制國用也舉要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會與此皆命之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耕耨王籍又隸於天官故也 馬氏晞孟曰敬在內祇外見言內盡志外盡力也 徐氏師曾曰此養人事神之大禮皆不可苟故必謹其事而祇焉一其心而敬焉各致其力而飭焉

餘論張氏處曰冢宰將以制國用不舉其要國用何由而制然此特舉其要而已漢文帝問宰相一歲錢

穀出入之數幾何周勃辭以不知是失舉要之職陳
平辭以有主者又失舉要之義唐以宰相領度支領
鹽鐵失之益遠矣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

正義鄭氏康成曰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朱氏
申曰霜始降陰始凝也以將効功故休息也 張氏
處曰將休老勞農凡終歲勤動者無不休矣百工之
役使之少息亦聖人順時之政也

通論方氏慤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天地成物之功極矣人工其可不休乎季春百工咸理創始之時也孟冬工師效功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孟冬矣休之於季秋不亦宜乎然亦有不休者若弓人冬析榦寒奠體也經之所言亦大致然耳

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總猶猥卒也 高氏誘曰有司於

周禮為司徒司徒主衆故命之使民入室也詩云穹

室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之謂也 陳氏澔曰總至凝聚而至也

通論方氏慤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寒氣總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故命入室以禦之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蓋先期而命之也夏言處臺榭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爾 張氏處曰聖人視民猶父母之於子疾痛苛養甚於在己民未嘗以力不堪告而上之人探其情

為是恩勤之教嗚呼仁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吹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

高氏誘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笙竽籥詩

云吹笙鼓簧此之謂也陸氏佃曰此與孟春習舞

相備孟春亦習吹季秋亦習舞釋菜上下比義可知

張氏處曰以季冬大合吹故也

案吹有聲無歌如南陔六篇本無辭而以笙吹之所

謂笙吹也象武有辭而不歌以管吹之所謂管吹也
饗帝不止用吹言吹則歌舞從可知矣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

鄭陳並以嘗字為句今不從

正義吳氏澄曰大饗帝者以周禮言祀上帝於明堂
而以文王配也 張氏處曰仲秋告全具矣至此又
告備焉古人於祭祀誠篤如此不厭其煩也

存疑吳氏澄曰嘗宗廟秋祭之名將舉二祭其所用
犧牲當前期告備於天子方氏曰以宗廟秋祭之犧

牲告備於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則大饗可知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

存異蔡氏邕曰嘗犧牲使有司展其犧牲而告備具也鄭氏康成曰大饗遍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羣神禮畢而告焉孔氏穎達曰嘗犧牲謂嘗祭羣神以犧牲也知非饗帝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

曰嘗羣神者以四月雩上帝後雩祀百辟卿士明九月大饗帝外亦當饗羣神也有司祭羣神畢乃告備於天子

案五帝說無考

案嘗本秋祭言四時之祭者或以為孟月或以為仲月季月則未之聞也此季秋之月而言嘗故蔡鄭二家並舍時祭而別為之說然展牲既不可以嘗名羣神亦不可言嘗祭二家憑臆言之其不足訓固不必言矣惟吳氏說較為近似蓋秦不師古其為歲也既

可以十二辰之末為首則其為祭也又何不可以三
秋之末而嘗但於古無據又季月秋氣漸衰亦不可
以言盛也惟是記文費解舍此別無稍合者姑以疑
存之以俟之知禮者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
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
無有所私

上為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此為歲終

孔疏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

使諸侯及鄉遂之

官受此法焉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

正歲而縣於象魏

孔疏周禮太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小宰職正歲縣

治象之法于象魏

高氏誘曰百縣畿內之縣也五家為隣

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也遠者貢輕近者貢重各有所宜郊祀天廟祀祖取共事而已無多少不如法制也 孔氏穎達曰

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

天子制之言與者兼事之辭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稅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是輸納天子方氏慤曰合合而同之制裁而制之合自內以合外制自上以制下諸侯有君道故合之而已百縣全乎臣則必制之焉然通而言之其實一也輕重之法取乎下貢職之數共乎上法以定數數以成法亦互相備也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為度以詳責近以畧責遠也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為度取其所有不責所無

也應氏鏞曰稅取於秋貢集於春稅之輕重所謂
用地小大視年豐耗也貢職之數所謂旅幣無方節
遠邇之期而別土地之宜也稅法不於是亟頒之則
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貢法不於是早定之則諸侯
之貢於上者無準故於季秋頒之也張氏處曰遠

近所宜若周禮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土地
所宜如禹貢徐州貢土五色揚州貢金三品之類
馬氏晞孟曰陽終於戌歲功終焉故於厯以自戌至

戌為歲終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也

孔疏據周官典命文

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互

文

孔疏百縣亦合制諸侯亦受朔

劉氏敞曰合諸侯總命諸侯之

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天子總命諸侯
各敕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税法貢數

辨正吳氏澄曰合諸侯是一句制百縣是一句舊注
非也

案受朔日內而百縣外而諸侯之所同若百縣則畿
內之地有賦無貢而賦法亦掌於冢宰其法縣之象
魏不待頒也故別言諸侯若如鄭說則宮室車服若
典命之等於本文為增添如劉說則百縣為諸侯之
縣而畿內無有亦太詳外而畧內矣皆似不可從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
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

孔疏周禮五兵
鄭司農云戈殳

戟夷矛酋矛鄭又注云步卒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

同乘也

孔疏毛詩傳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校人職

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孔疏物馬齊其力也亦須齊其色詩駟驥彭彭

高

氏誘曰五兵刀劍矛戟矢也為將田獵故習肄五兵

選擇田馬取堪乘也

方氏慤曰上言習下言教我

教之故彼習之也

馬氏晞孟曰仲夏班馬政以馬

為主此班馬政以御為主

通論方氏慤曰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

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
焉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治兵其以是與陳

氏祥道曰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
故兵車射者居左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
長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蓋以殳對矛則殳
可攻矛可守以弓矢對殳矛則殳矛可以守弓矢可
以攻而五兵之用莫便於戈其秘短而易持其胡援
廣而易入觀富父終甥椿長狄僞如狼蹕斬秦囚子

南擊子皙長魚矯殺卻犇皆以戈可見總之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人持其一足矣若盾則夫人有之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紼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朴北面誓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僕戎僕及馭夫也

孔疏周禮戎僕掌馭戎車以其

教戰故不用田僕馭夫掌馭從車使七駟謂趣馬主車從車戎車之副使車驅逆之車也

為諸官駕說者

孔疏趣馬職掌駕說之頒謂貴賤等列也

既駕之又為

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整旅之陳辨旗

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

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是也

孔疏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

通帛曰旛雜帛曰物龜蛇曰旐鳥隼為旗

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

所田之地門外之蔽司徒誓衆以軍法也

孔疏春蒐用田獵之

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冬大閱羣吏聽誓於陣前斬牲以左右徇曰不用命者斬之此以軍法誓者必斬

殺也

高氏誘曰僕於周禮為田僕掌馭田輅七騶於

周禮為趣馬田獵掌佐車之政級屏樹垣也衆當受

田車者各以等級陳於屏外搢挿也朴所以教也挿

置帶間誓告其衆孔氏穎達曰大閱王建太常諸

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

縣鄙建旐道車載旐旂車載旌鄭注空辟實也謂大

閱空象治民之事故所建旌旗不如仲秋治兵實出

軍之事也

孔疏軍吏諸帥師都遂大夫鄉遂鄉大夫郊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公邑大夫州

里鄉中州長黨正族師遂中里宰縣鄙遂中縣正鄙師鄴長及鄉之間胥比長

方氏慤曰

僕主車騶主馬載旌旐所以表識也旗物有九此止

言二舉其畧爾戎車以革車為正倅車為副田車以木車為正佐車為副各有等級故授之以級也掌次師田張幕故亦有屏王雖在野亦有內外之辨也朴夏楚也書言扑作教刑插之於帶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之欲其不犯令必北面以田主殺陰事故也馬氏晞孟曰為天子御者僕也為諸侯羣臣御者七騶也以帛為之者始於太常終於旒以羽為之者始於旒終於旌言旌旒則他可知

存疑徐氏師曾曰周禮有司表貉誓民鄭據此以有司為大司徒案大司徒不可謂之有司而措朴誓衆亦非大司徒之職司徒二字恐有誤

存異皇氏侃曰七騶種馬駕玉輅齊馬駕金輅道馬駕象輅戎馬駕戎輅田馬駕田輅駑馬駕宮中役車并總六騶者為七

案田以習戎金輅玉輅象輅非所當駕且尚強尚疾駑馬又安用之恐是天子六軍分別左右親軍虎賁

居中故為七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厲飾為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

為射

熊氏曰戎服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

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司

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高氏誘曰是月天子尚

武容服猛厲周禮司服凡田冠弁服戎服垂衣也主

祠掌祀之官祭禽四方報其功也孔氏穎達曰秋

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以社以方方氏慤曰厲

其容飾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也祭禽報成功於百神且示非專為一人之養也 李氏覲曰先王之田外以彰事神

通論孔氏穎達曰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春時土方施生獵則以祭社為主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內獵則以祭宗廟為主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

案僕及七驪咸駕此班馬政之事執弓挾矢以獵此
習五戎之事獲獸必資於兵駕車必資於馬咸駕是
未獵之時先備事而致戒厲飾是方獵之時必親事
而行禮習武之事皆在其中天子獵後諸侯百姓皆
以次而獵習與班之政行矣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

正義鄭氏康成曰伐木必因殺氣 高氏誘曰仲夏
草木未成故禁燒炭至是斧斤入林乃燒之 方氏

慤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反於土以其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伐薪為炭以禦冬寒故也張氏處曰炭以禦寒人之所資非不急也然必待草木黃落之後始取之物既歸根用亦隨宜斧斤以時亦王政之一事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瑾其戶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

趣音促當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瑾為塗閉之辟殺氣也殺氣已至

有罪者即決之祿秩不當恩所增加供養不宜欲所
貪嗜若熊蹯之屬非常食者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
以去之也 孔氏穎達曰前月但藏而坏户至此月
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又塗
塞其户穴以辟地上陰殺之氣春夏陽氣寬舒故雖
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故悉收停
之 黃氏震曰因蟄蟲咸俯而趣刑殺氣已至不敢
留獄也收祿秩之不當謹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節

於奉已凡以順斂藏之義而已

通論張氏慮曰為政無取乎督促獄刑則惡乎留滯
入秋以來孟則嚴之仲又申嚴之至季乃趣之桎梏
之苦箠楚之痛望而畏之此豈可留者易曰山上有
火旅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旅不處也聖人以
不留獄象之信夫 董氏應暘曰漢陳寵奏月令孟
冬之月趣刑獄毋留罪明天刑畢於立冬也仲冬身
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

謂靜且子丑之月行刑則殷周歲首流血所必無也
魯恭言中孚十一月之卦君子以議獄緩死則至十
一月宜緩死矣漢世斷死盡三冬至酷吏謂再展一
月足吾事何哉此後世決囚所以常在秋後冬至前
也黃氏乾行曰祿秩濫恩供養僭踰若必待時而
收豈非失政哉先王重爵祿之典明貴賤之等自無
此失縱或有之亦必隨即修改以正紀綱記者之說
恐未然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稻始熟也 高氏誘曰稻始升故

嘗之先薦寢廟孝敬親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勲噉行冬令

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氣來至

民氣解惰師興不居

勲音求噉音帝解懈同又噉呂氏春秋作室淮南子下有九月官候

其樹槐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夏令則未氣乘之行冬令則丑

氣乘之行春令則辰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

暑雨極陰為外邊竟之象

孔疏十二月二陽伏地下四陰在地上故曰極陰為

外大寒之時地隆圻也吳為風

孔疏辰卦直吳

角主兵

孔疏辰宿

直角不居者象風行不休止也

高氏誘曰秋金氣水

之母也夏陽布施多霖雨二氣相并故大水火千金

故肺氣不通冬令純陰姦謀所生之象故多盜賊使

邊竟之人不寧而土地為鄰國所分裂也春陽仁故

煖風至而民懈情木干金故師旅並興方氏慤曰

水潦盛昌在季夏故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金數窮而氣窒則軌金氣逆而發聲則嚏皆肺疾也肺屬金金生水反為水所勝則是疾生焉土地分裂嚴凝之氣所圻也氣暖則解緩寒則縮栗師興不居以少陽作之而動也 陳氏澂曰行夏令則為未土之氣所應行冬令則為丑土之氣所應行春令則為辰土之氣所應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心仁